

新闻关注



女王与狙击手互相打量

11月2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访问温莎的康伯米尔营区时与一名英国皇家骑兵团的狙击手见面。



墨西哥前女市长遭毒贩虐杀

墨西哥米却肯州提魁奇奥市前女市长玛利亚的遗体在一条公路边被找到。从尸体看,她死前遭到刀刺、毒打和焚烧。自2009年上任后,她不向恶势力屈服,曾三度遭贩毒集团袭击,是贩毒分子的眼中钉。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街头演讲险摔下车

为保住民主党政权,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开始全国大演说行动。但是他26日上午在演讲时差一点摔下宣传车,让日本民众担心接下来的90多次演讲,他是否有体力去完成。



美国“黑色星期五”民众血拼抢购日

23日是“黑色星期五”,是美国人传统的感恩节节后首个大型抢购日,预示着圣诞购物季的开始。当天美国卖场促销引发种种混乱场面,警察忙得不可开交。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继《三农手记》之后,郑金兰又推出了《地矿手记》。她对记者说,我写《地矿手记》,目的就是为地矿队伍树碑立传,让大家了解并善待这个默默奉献的英雄群体——

地矿精神地矿人

□ 本报记者 逢春阶 卞文超 实习生 葛营营

郑金兰,名字中含一“金”字,是她爷爷给起的。郑金兰至今还清晰记得她小时候爷爷讲过的兄弟俩找金子的故事,弟弟清心,哥哥贪心,清则活,贪则死。她对金子最初的印象是可爱又可怕。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她真的干了“找金子”的工作。5年前,她从潍坊市市委副书记的岗位调任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党委书记。“好像有这么个缘分似的,老天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去和这一群地矿汉子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成了一家人。”

“来地矿局之后,我才知道最苦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我们的地矿工作者。”

《地矿手记》记录了郑金兰这位山东地矿新“掌门人”几年的亲历亲为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几乎每一篇拿出来都可以成为一篇纪实性文学作品。对地矿队伍,她从“门外”到“认门”,从“认门”到“入门”,从熟悉到深爱,郑金兰找到了她分管农业的那种感觉。“我曾以为最苦的是农民,来地矿局之后才知道最苦的不只是农民,还有我们的地矿工作者。”

被地矿人戏称为“艾森豪威尔”的艾宪森,已经在一线工作了近半个世纪,泥石流、沙尘暴等危险都遇到过。有一年地质调查,他傍晚走到一个半山坡时筋疲力尽,便倒头睡了一觉,谁想醒来已是半夜,一个人在深山旷野,这时老艾都期盼着能有个仇人跟他对阵吵骂一通,因为不远处就有狼在嚎叫。

野外工作的艰辛非常人能承受。一旦遭遇恶劣天气,无法到远处取水,他们就只能用经过沉淀的洗脸水淘米做饭,就连西瓜皮也成了宝贝,因为既可充饥又能解渴。晚上住帐篷或者是农家废弃的场院棚。2001年,新疆霍城县请求选派一名地质技术人员去挂职,裴重举撤下家舍主动请缨。裴重举和他的同伴们,踏遍了周边的戈壁和雪域高原,经历了无数的凶险和困苦。在天山腹地,有一种毒性极强的蝮蛇,即使一马平川的草地,牧民们也不敢赤脚行走,因为一旦被蝮蛇咬伤,很快就会全身中毒。2003年7月的一天,裴重举他们在霍城县梁子煤田进行勘察,天热人累,行走了十几公里,大家很快被晒晕了,裴重举让大家找根树枝作为拐杖。就在他弯下腰去捡草丛中的“树枝”时,旁边的老郝惊叫一声:“别动!蛇!”他连忙缩回手,定神细看,脚下居然是一条蟒面杖粗细、一米多长的棕色蝮蛇。

在地质六队中有个老专家叫张裕之,因为长年在野外工作,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后,他便请求妻子把他穿了多少年的登山鞋拿来再穿一次,当妻子往返百里把鞋带来给他穿上时,他竟然带着满足的微笑,从病床上挣扎下来,永久地跌在了病房的水泥地上。那年,他才51岁。

多年前在莱州找矿的徐忠芳收到老家的来信,说老伴扭了腰,照顾不了瘫痪在床的老爹



2007年12月5日,郑金兰(右)与埃塞俄比亚项目组人员一起包饺子。 韩志森/摄

了,让老徐赶紧回家。不过徐忠芳却并没有在家待下,再回到队上把老爹和老伴都搬了过来,一顶帐篷容下了一家三口。从此以后,钻机往哪儿搬,这一家三口就随着队伍往哪儿走。都说忠孝不能两全,而徐忠芳倒是忠孝两全了,但这个“两全”,让人感觉有点酸涩。1990年12月1日,莱州大雪,地矿六院607机班班长董奎胜顶着狂风,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赶往3公里外的机台换班,因为雪大路滑,不小心掉进被大雪覆盖的水井里,风雪又把井口封住,几天后人们才找到他……几十年来,地矿六院已有17人,为找矿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样的故事,如粒粒沉甸甸的宝石,散见在《地矿手记》中,读来感慨系之。郑金兰说,地矿人挖的是有形的矿,而他们本身就是一座精神富矿。

莫言说:“读罢《地矿手记》,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想和可敬可爱的地矿汉子们交朋友冲动……”

上面这句话,是莫言在《地矿手记》序言中说的。地矿人,的确是可爱,质朴得可爱!郑金兰说:“有时候看着他们吃饭的样子,狼吞虎咽,我就想哭。”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在野外呆惯了,肩上一背一个包,里面有点馒头,火烧。吃饭都是急三火四的,三口两口吃完,喝上两口凉水,在荒山大漠里勘探,一干就是一整天。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无论过年过节,还是严寒酷暑,让他们停下钻机很难。他们不觉得工作上的苦是苦,觉得这些付出理所应当。工作永不停歇,成了这支队伍的一种惯性。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喝酒用大杯子,说话也满不在乎,但是在老百姓中威信很高。在久旱的贫困山村打出水井,群众送来的饭一口不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支队伍中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大多是理工专业出身,不太会遣词造句,但猛丁不会来句“冷幽默”。郑金兰回忆说,泰安市委第五地质矿产勘察院的院长赵长河,在汇报工作时,一时激动了,竟把“身残志坚,请党委放心”,说成了“身残志不坚,请党委放心”,随行的同志都笑了,他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不过,在郑金兰看来,赵长河用“身残志坚”这个比喻来形容五院的历史积淀和当时干部的工作状态,还是比较合适的。郑金兰认为,“身残”又怕什么?只要志坚,只要思路对头,只要措施得力,就一定能够在不利的局面中杀出重围!

郑金兰说,还有那个程秀明,801队的找水大王,这个人找水十拿九稳,真厉害。上一次中央电视台来采访他,来做一个公益片,关于找水的。他说我没空。单位上给他做工作,他就说我不参加,我没时间。最后好说歹说,说人家专门找来了,又不要你的钱,又不干什么,就是采访采访。他说那行,就一天!人家电视台做那个项目得好几天,一天的话,人家都没法做了。最后又做他工作,总算拍完了,你看看,就是这样的人。非常低调。

地矿人,的确是可敬,那股精气神可敬!还是那个裴重举,有一年夏天,和同事到海拔2800米的高原上勘查。上面的积雪在严冬时成了冻雪,夏季来临又化成了水,天也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雨水、雪水从高处流下来,把贴近地面的积雪融化,在沟谷里形成了五六米的悬空冰盖,从表面看又很难看得出来。有一次取岩矿样品时,裴重举踩在了悬空冰盖上,跌入冰

窟,左脚大拇指掉了趾甲,左手中指指甲劈裂,鲜血染红了周围的冰雪。在同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爬上来,回头再看,3米之外就是悬崖峭壁、目不见底……视矿石为神圣,视找矿为神圣,就是这么一群无往不胜的硬汉子!他们用全身心铸造了以献身地矿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三光荣”精神!

“我们的女将,就是戈壁大漠上的胡杨、红柳、骆驼刺,有着顽强不屈的生存本能。”

在新疆伊南煤田的脱维勒克井田,流传着新疆天山姐妹花的故事。当时传出当地可能发现大煤田的消息后,地矿一院驻新疆分院向山东老家请求增派人手,三员女将便主动报名参战。她们当中一个是即将退休的工程师李霞,一个是四岁孩子的妈妈秦守萍,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傅东叶。三个女将和其他男同事,坐了整整7天汽车才到达新疆。一向以细心细致著称的傅东叶在望罢高远的蓝天白云和向远处蜿蜒的公路之后,突然问同事:“相向的两条公路,中间怎么隔得这么远?”

同事说:“因为这里风大,怕车辆相向行驶时刚碰到一起。”傅东叶又问:“这儿的风这么厉害吗?”同事说:“你听说过大风把火车吹出车轨的故事吗?何况汽车……”不久,三位女将就尝到了风的厉害。进疆投入工作一段时间,一个人要编录6台钻机钻采岩石的资料,往返在钻机之间的路程,约合起来有200公里,经受风沙之苦可想而知。

在生活上,困难就更多了。由于缺水,洗澡都不能洗,奔波一天,一身臭汗,对于干净惯了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另外,加上太阳高强度的辐射,她们的脸上、胳膊上都患上了皮炎。然而,对三个女将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工作,而是对孩子日甚一日的牵挂。李霞的孩子已经读高中了,有一次她给孩子发短信,收到了孩子这样的回复:“妈妈,我很好,就是爸爸上次做的一锅米饭都长了绿毛,有5公分长。”李霞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了。

傅东叶的孩子5岁生日那天,丈夫要到内蒙古去找矿,就把正患感冒的孩子送回泰安老家。傅东叶便给婆婆打电话,还没说几句话,儿子就抢到了话筒,一边咳嗽,一边说:“趁领导不在的时候,你回来看看我不行吗?”傅东叶被孩子幼稚的话,逗哭了。在进疆之前,秦守萍和孩子有个约定,母子两个都要学沙漠中的骆驼,勇做沙漠之舟。可是想家、想孩子是母亲的天性,怎么能摆脱想家之苦呢?秦守萍说,我想家的时候就干活。《手记》这样评价:“我们的女将,就是戈壁大漠上的胡杨、红柳、骆驼刺,有着顽强不屈的生存本能。”

我就给大家做顿饭吧

□ 春阶 文超

是切土豆丝的时候发现菜刀上全是“牙”,做菜板的集装箱板子软得刀下去拔不出来。原来长年累月他们就是这样打发肚子。就这样一顿不像样子的午餐,工程队的同志也满足得不得了,吃得那样香甜,那样惬意。小徐边吃边脸憋得通红说:郑书记,我今天看见您,就想我妈……小徐才21岁,比我儿子还小。来非洲两年了,一直没回家。

《地矿手记》记录了在埃塞俄比亚因公殉职的801队副队长赵志玉,1989年元月18日,在多山的埃塞俄比亚,赵志玉和同事出车,在山路上奔波了7个多小时,突然刹车失灵,造成翻车。老赵不幸遇难,年仅49岁。2007年12月5日,郑金兰来到埃塞俄比亚,查看施工现场,来到赵志玉墓前,郑金兰心情凝重。“在祭拜老赵之前,林大使早已安排了花

篮,还准备了一把剪子。我就提出来自己去剪花。……我挑着最漂亮的花,边剪边流泪。”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世界各地拼搏着。5年干了50年的活。

记者问:“5年干了50年的活?”郑金兰说:“就是5年内完成了过去50年完成的工作任务。五十年的工作量是多少?有的同志算过一笔账,过去的近50年中,我省的地质勘查工作者,为国家找出了那么多的金、铁、煤、铜、金刚石和水资源等,所创造的潜在经济价值达10万多亿元。也就是说,我们5年完成的经济价值是10万亿元。”5年内要完成过去50年的工作量,山东地矿局难道找到了地下“藏宝图”?奋斗目标一经确立,省地矿局踏上了在世界范围内找矿的道路。省内,在500米以下开辟第

二找矿空间;省外,参与西部开发,合作找矿;国外,抓住“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直接参与到矿产资源的国际化配置中去。省内、省外、国外,“三线联动”,风生水起。2007年9月,温家宝总理为六队在莱州寺庄深部探明的51.83吨特大型金矿,率先在全国实现了深部找矿的历史性突破,作出重要批示:“请国土资源部转告山东六队职工:祝贺他们在金矿勘探中取得重大发现,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在总理的关怀和领导的鼓励下,六队干部职工干劲倍增,2008年,在焦家深部探明105.2吨的超大型金矿;2009年,在马塘深部找到储量126.3吨的特大型金矿。现在正在为山金等勘探几个大矿,找矿突破一发而不可收。这样的找矿速度,这样连续的重大发现,是世界找金史上的奇迹。

相关阅读

一个老地矿人的身影

——摘自《地矿手记》

□ 郑金兰

2007年8月2日,读艾宪森老先生主编的《中国矿床发现史·山东卷》,知道了王世衡这个人。问询一些老同志,对王世衡的点点滴滴才有了大概的了解。他是四川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说到他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和他共过事的或了解他的老专家们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从1956年到1958年三年中,作为一名年轻的地质找矿技术人员,王世衡寻找莱茵铁矿,为莱钢和济钢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他很快就成了808队的技术负责人。但是因为他在业务上常常固执己见,故而在莫名其妙中被说成“右派”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技术负责人的职务被“撸”掉了,全额工资改成了仅保留最低生活费,并下放到钻探一线去劳动改造。因为他成了“右派”,妻子改了嫁,儿子也随姓他人。

“四清”那年,王世衡的命运出现了一次转机。中央下文要给部分“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有人找他谈话,说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组织上想给你摘帽,你有什么要求?按理说,此时的王世衡应该感激涕零,可是他的牛脾气又上来了,脖子一梗说,要我提要求,我就提三条:一是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给我打的“右派”,就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给我摘帽。二是谁打了我的“右派”,谁就该向我赔礼道歉。三是赔偿我的政治损失和经济损失。说到赔偿“两个损失”,这个脾气犷得像牛一样的人眼圈都红了。他自己心里明白,所谓赔偿损失,不过说说气话而已,怎么赔?谁能赔得起?!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他的天伦之乐没有了,他老了没人赡养啊!在有些人看来,王世衡太过分了,不知好歹,摘帽的事自然成了泡影。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文革”中,已经离开山东调回四川老家的王世衡吃了苦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给“右派”改正,那时已经到了中年的王世衡步履蹒跚的从四川来到山东,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从莱芜找到泰安地委,又从泰安地委找到山东省委组织部,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可是他所有的档案中根本就没有将他打成“右派”的任何资料。王世衡在济南的大街上仰天长叹,原来我不是“右派”呀,既然不是“右派”,怎么改正?无“正”可改,王世衡就还是王世衡,就难以跳出命运的漩涡啊。

在一个老战友家里,老战友斟满杯和他对饮,王世衡却坚决不用酒杯,而是自己去厨房找出一个孩子用的小铁碗,倒满了酒。他对老友惨然笑着说,咱们找了半辈子铁矿,今天就用铁碗喝酒吧。

很快王世衡就有了醉意,他翻来覆去絮叨那句话:“本来就不是‘右派’怎么改正?怎么改正啊!”老战友就开导他:“不是就不用改了嘛,总不能把帽子再戴上,然后再去改啊……老王,想开点。经历过十年‘文革’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可是王世衡摇摇头,老泪纵横了:“没想到我王世衡找了那么多铁矿,却找不到自己的‘右派’帽子!”王世衡要回四川了,他把自己千里迢迢带过来的一个箱子交给了老战友,那里面装着他一生找矿的全部资料。几十年的风雨坎坷,王世衡已经一贫如洗,唯有这箱资料完好无损!